

## 通向护城河的小路

□肖复兴

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谈到她自己的创作时说：“阅读就是对写作的参与。”我信。对于写作者，读别人的书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和自己的写作相关联，用书中的水浇灌自己的花园。

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芜杂的，甚至搅成一团乱麻，有很多场景、人物、细节，一直处于沉睡状态。在阅读的过程中，看到书中的某一处、某一点，忽然让你感到似曾相识，进而让你立刻想起自己的这些人物、场景或细节的一点点，便像一下子捅到你的腰眼儿上，让它们从沉睡中惊醒，从遥远处走来。写作的过程，就是一个被发现的过程，一个被唤醒的时刻。

那天，我读法国作家纪德的自传，看他写了这样一段：“在溜达的时候，我们像做有点幼稚的游戏，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。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，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，扑进我的怀抱，嚷道：‘啊，多么漫长的旅行！我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了呢。总算见到你了……’但都是一些与我无关的人从身边流动过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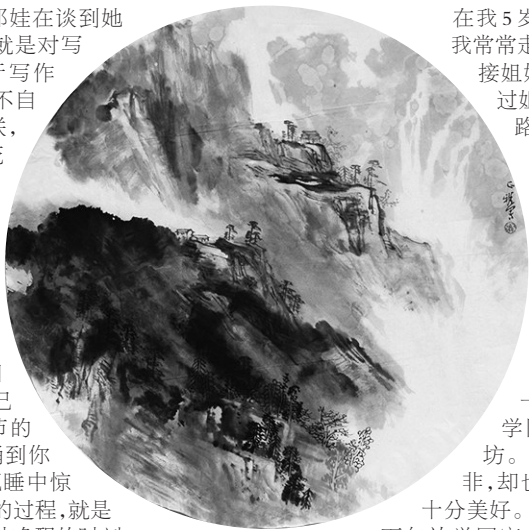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被唤醒，我立刻想起了那条通向护城河的小路。

那条小路，离我家不远，出大院，往西走几步，穿过一条叫做北深沟的小胡同就是。小路是土路，前面就是明城墙下的护城河，河水蜿蜒荡漾，河边有垂柳和野花。沿着这条小路往西走不到一里，便是北京老火车站。1959年，新北京火车站没有建立之前，绝大多数进出北京的客车都要从这里经过。护城河的对岸，常常可以看见停靠或者驶出开进的列车，有时车头会鸣响汽笛，喷吐白烟，让这条清静的小路一下子活起来，有了蓬勃的生气。

我常常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，一直走到河边，然后沿着河边往西走，走到火车站。我像纪德所说的那样：“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。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，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，扑进我的怀抱……”

其实，并不是朋友，而是我的姐姐；不是她扑进我的怀抱，而是我扑进她的怀抱。

我5岁的时候，姐姐离开北京，到内蒙古修铁路，每年探亲，都是从这里的火车站下车回家的。只是，姐姐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，我便常常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，幻想着姐姐会突然回来，比如临时的出差，或者和我想念她一样也想念我了。她下了火车，走出车站，走在这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我就可以接到姐姐了，给她惊喜，扑进她的怀抱。



在我5岁之后，一直到小学毕业，我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，假装去迎接姐姐。尽管一次也没有接到过姐姐，但不妨碍走在这条小路上时的心情荡漾，即便是假装的，却是充满美好的想象，让思念的心情，像鸟有了一个飞翔的开阔的天空。这一份假装和想象，便一次次被这样的美好的色彩涂抹得五彩缤纷，伴随我度过整个童年和少年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女孩子要好，我们是小学同学，也是住在对门的街坊。懵懂的情感，尽管似是而非，却也因其朦朦胧胧而变得十分美好。那时候，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之后，我都会偷偷跑出大院，穿过北深沟小胡同，走到这条通向护城河的小路，走到护城河边，然后一直往西走，走到火车站。那时候，2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，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。我的这位女同学住校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，要从学校坐车到这里下车回家。这条小路，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。

走在这条小路上，如果碰见熟人，我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离火车站越来越近了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我也像纪德所说的那样：“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。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……”当然，不会看见她从火车上下来，而是从22路公交车上下来。当然，更不会扑进我的怀抱，我只要看见她，向她招招手就行。

可是，从上高一到高三毕业这三年中，无论在这条小路上，还是在22路公交车旁，我一次也没有接到过她。但是，就像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一次姐姐一样，并不妨碍假装接到她的那一份美好的想象，和由此带来看到她脸上现出意外惊喜时我们彼此美好心情的绽放。

读完纪德这本自传，我专门回了一趟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老街。老街还在，老北京火车站还在，老火车站前的22路公交车站不在了，我们的老院不在了，北深沟的那条小胡同不在了。护城河也不在了，护城河边的明城墙也不在了，那条通向护城河的小路更不在了。

老街在就行，老火车站在就行。我照着小时候也照着纪德所说的那样，沿着老街一直走到老火站，“假装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。这位朋友大概在很多人之中，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，扑进我的怀抱……”

真的，她们真的就从火车上下来，扑进了我的怀抱。

地。我知道，石头也真是有生命的……

在泰山脚下生活了大半生，让我对泰山石有了清晰的认识。和其他地区的石头不同，泰山石的美在于越是经过风吹雨打，它内在的纹路越是呈现出无限丰富性。有一次，我在山中核桃树上摘核桃，一步踏空，摔在一块泰山石上，所幸，石头是平整的，我猜，它一定是前世的善人变的，屁股微疼，我依偎着这块青石坐了好大一会，这块救命石啊，犹如沉默的朋友。我想起曾有一个哑巴朋友，对我很好，经常给我买好吃的，见到我，他就满脸欢笑。他的笑，好像阳光一样。我喜欢在泰山山脉周围无人的小山峰上小跑，那份放松，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所能体验的。记得有一次为了爬上一块巨大的泰山石上面去玩，我小心翼翼地攀登，但还是让凸起的石锋划破了肚皮；那次下山，一步滑脱，也是一块泰山石，把我从悬崖边挡住，正如一个老友，关键时默默地伸出一双手。这个世界上，石头和人一样有灵性。

爹妈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感觉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乡。到北京生活，这种感觉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喧嚣，匆忙。我又想到夏日洪水冲洗过的泰山石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寂然如歌。在我进京的第三年秋天，就怀着十二分的虔诚，把一大一小两块泰山石请到了家里。生活在北京，有了这两块泰山石，就像有了两位亲人。写作累了，和石头说说；心里烦躁了，向石头倾诉倾诉。当我和泰山石对望时，陡然感觉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这样完美的事物，充满了信任、坚定和默然成长的力量……

## 谈天说地

## 泰山石

□戴荣里

我对泰山石情有独钟。

喜欢石头可能源自从小生活在沂蒙山区的缘故吧！那时，漫山遍野的石头，一个个可以作为坐标系，来标明自然存在的一切。如描述去哪一块地就说“去黑石岭吧”或“去大青石吧”。一块石头，成为童年最坚实的标牌。在大青石上，几个小屁孩，以水当酒，抽着干丝瓜蔓当烟，吞云吐雾中模仿大人的姿势。没有大青石，土地的绵软就没有这番稳定。若干年后回家，看到大青石已荡然无存，有些失望。

对石头的喜好，还源于这份特产，曾给了乡下人生活居住的希望。铁路工人退休的父亲，不识字，但有一手挖石塘的手艺。那年冬天，在寒风中，父亲清晨外出，傍晚回家，石塘就是他的战场。日积月累中，几间屋的石头就开掘出来了。父亲那一代人的吃苦精神，我继承了不多。科技，为人提供了节省力气的各种可能性。

在铁路工程队施工，走南闯北之余，喜欢各地的河水，河水流动的样子很美，荡荡砂石的感觉也很好。河水中摸起一块石头，石头刚出水的感觉醉人，像幼儿欢快的蹦跳声，石头好像向你叙述着往昔它所走过的岁月，说着曾共处过的激流和浅水的感觉，说着鱼虾绕着它周围而转的优越，说着青蛙和癞蛤蟆围绕它捉迷藏的故事……如今，这一切都忽然而去，它被你捏在手里，好像被你扼住了咽喉的一条生命。它眼巴巴地看着这条纵横流淌的河流，依依不舍地向河流告白……有时，我真不忍心把这些富含生命信息的石头带走，只好把它们轻轻地放回原

## 大家V微语

## 金句

●如果容许我再过一次人生，我愿意重复我的生活。因为，我从来就不后悔过去，不惧怕将来。

——蒙田

●每个人都想把手伸向夜空，去捕捉那属于自己的星星。但却极少有人能正确地知道自己的星星在哪个位置。

——田中芳树

●我必须试着变得柔软，而非坚硬；流畅，而非拘谨；温柔，而非冷漠；发现，而非寻找。

——琼·安德森

●你是什么人便会遇上什么人；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人。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，就是你的人生，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。我多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，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。

——竹久梦二《出帆》

●他不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非得越过一大片干旱贫瘠、地形险恶的荒野，才能跨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。所谓“青春多幸福”的说法，不过是一种幻觉，是青春已逝的人们的一种幻觉。

——毛姆

## 冬夜“暖床”

□周芳



立冬一过，小雪、大雪就前后脚赶来，一想到个“冷”字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——这种冷是来自心理上的，刻骨铭心般的记忆。

我所居的小城地处江淮腹地，四季分明，春秋宜人，但冬天冻死人，夏天热死人。对于上学的孩子们，冬夜学习是个很考验人的事。我们小时候别说空调，连个电热暖壶都没有，塑料热水袋还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稀罕货。每晚作业写完，我已经是周身冰凉，再钻进同样冻冰冰的被子里，蜷作一团，有时一觉睡醒了，脚还没捂热。所以喜欢熬夜的我，最怕过的就是冬天。

古人对四季光景里的感受，都是相当原始的。比如读书人对天气敏感，最直接影响就像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所提到的：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……每看到此句，我都会心一笑——他们不得不专啊，冬天通常都冷得人无处可去。

母亲知道我怕冷，但凡天晴，她总会将我们床上的被褥等全部拿到太阳底下晒晒。拍拍打打中，垫絮、盖被都变得蓬松而轻巧，趁着太阳没有落山，母亲再早早地收回。晒过的被褥似乎蓄满阳光的香味与余温，那样的夜晚，睡觉便有了一种小期待，钻进被子里的我总是幸福感满满。

有时，连着阴天，母亲则会早早地到我床上捂着，织毛衣或做缝补类的手工活，直到我上床，她才会离开

——她在用身子给我暖被窝。如此多年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其实并无法理解母爱的内涵，觉得全天下的母亲理应如此，总是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。

后来，我们家附近建了个小门诊，母亲便去跟人家护士要来几个空的盐水玻璃瓶。冬夜里，在我上床前，母亲便将瓶子装满热水，塞到被窝里。但这却是有些危险的事情，由于温差太大，常常热水倒下去，瓶子会炸裂，甚至掉了瓶底。飞溅的热水曾经烫伤母亲的脚背，母亲烫得直跺脚，脱下袜子，皮肤已红了一片。还有一回，滚烫的瓶子竟然将我的脚踝处烫出一个明亮亮的大水泡，好一阵子才痊愈。母亲又想到办法，她用家里的旧衣服，手工缝制了一只布套子，将盐水瓶套上布套，隔热又保温。母亲这种独创方法，后来在左邻右舍间很是被推崇。

小小的盐水瓶给我带来了温暖，冬夜里冷雨敲窗，寒风凛冽，但我的学习没有受丝毫影响。我每天早早写完作业便钻进被窝，坐在床上预习课文、背诵英语，还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。

现在，居家办公都有空调，室内的温度早已分不清春夏秋冬。依旧喜爱夜读的我，冬读最佳之地仍是床上。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记忆中母亲所赋予的“暖床”的感觉，它和书中的文字一道，给我心灵带来持久的热度。